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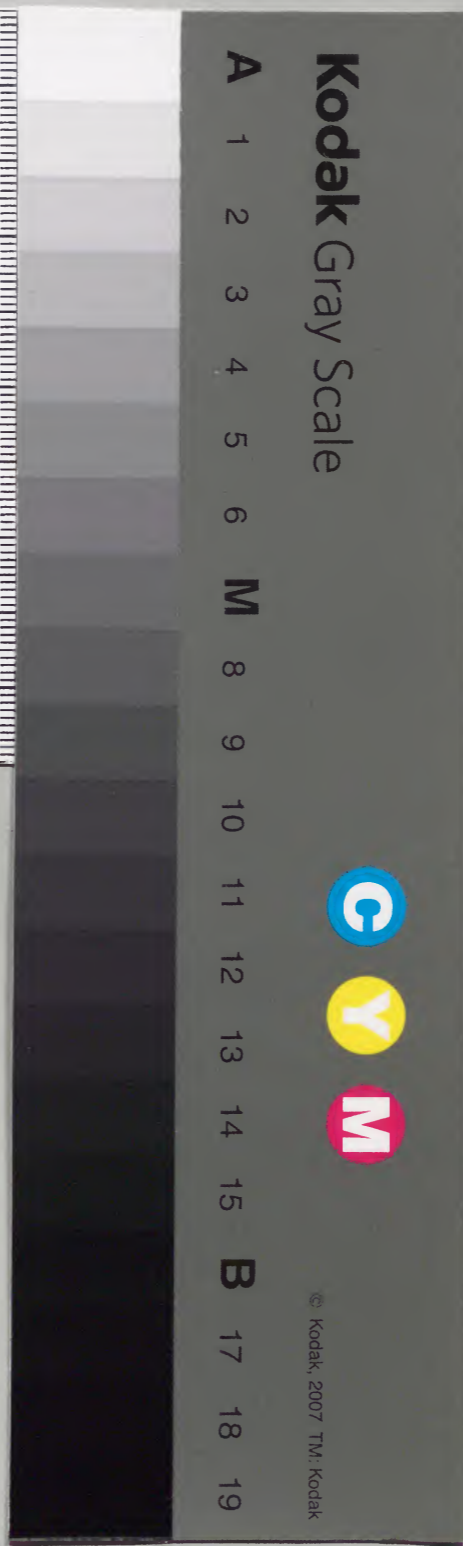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庫 文 閣 内			
三 八 函	二 一 三 〇	二 四 〇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 二 函	二 一 三 〇	二 四 〇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2130	
冊 數	240 (42)		
函 號	282	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馬援列傳第十四

子廖 子防 族孫駿

後漢書 唐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

因為氏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馬服君武帝時呂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

東觀記曰從曾祖父通曰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

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故援再世不顯祖及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實宜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

玄武司馬援二兄況余員東觀記曰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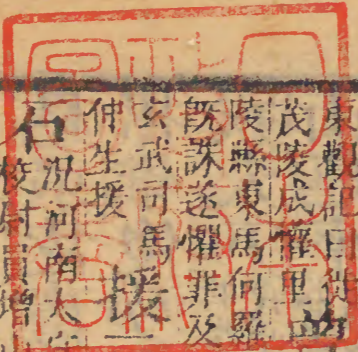
石東觀記曰况字君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

不能守章句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援以况出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

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曰朴且從所好

從其所請也會况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廬舍也後

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



亡命北地遇赦因畱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曰過北地任

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為牧師今是時員為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

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呂班

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

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涉字巨先見前書薦之於莽莽曰涉為鎮

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為鎮戎改太守為大尹援為新成大尹莽改漢中為新成及莽敗援兄員時為增

山連率莽改上郡為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收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

州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畱西州隗囂

甚敬重之曰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

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說文曰閭閭也杜預注左傳開閭門也相善曰為既至當握

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堯術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

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答史記曰答布于四前書音義曰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禪衣之禪衣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解在公孫

蹕就車磬折而入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曰封侯大將

軍位賓客皆樂畱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

士哺食也史記周公誡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

布帛之有幅焉如侑人形禮記曰謂為侑者不仁鄭玄云侑侑人此子何足久稽天

下士乎稽音也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而妄自

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

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

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家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

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救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續坐故云簡易也帝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盜猶竊也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巨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

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巨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流猶傳也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凡十四見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

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濶達多大節略與高帝

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

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此論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

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

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巨三輔地曠土

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

王元討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援數巨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

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

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為之容臣不自

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為人無所輕重也

詩云如輕如軒輕音陟利反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

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

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

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惡其上怨毒之情遂

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

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

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

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

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天水冀縣也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畱上林竊見

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

表猶標也言為標準謂射的也言背

叛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

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

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

游翁王元字也

自謂函谷以西舉

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

存猶問也

見其奴吉

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

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

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其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

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

事乎

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

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

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

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更共陸陸陸錄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

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

待謂欲封為朔寧王也

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

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字林併音且正反

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浮也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

大人謂豪傑也

共說季孟

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

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

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骨曰切象

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乎

萎腰更弱也萎音於偽反腰音乃罪反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為諭且來君叔天

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

於此

商度也

必不負約援不得久請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

征囂至漆

漆縣屬右扶風

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

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音以林反

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質之廣雅曰質定也援

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

山谷指畫形執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

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囂眾大潰第一解見實融傳九年拜

為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人居

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

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迺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

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

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亶隘浩亶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亶者水

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閣門河蓋疾言之耳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

於允吾谷允吾音鉉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

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

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

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

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

依固其田土肥壤無塊曰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東觀記曰

梁統也今悉還金城客民金城客人在武威者歸者二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

置長吏繕城郭起塲侯字林曰塲小障也二曰小城字或作陽音一古反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

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人背公孫

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

之至氏道縣氏道縣屬隴西郡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

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

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

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邊戍

承為長吏又置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得邀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

守事耳旅距不從之貌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

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

敢復犯我燒虜即燒羌也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狀下伏

良其也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

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

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援一解之條奏其狀也

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須

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髮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

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

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

嘗不用初卷人維汜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也詆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

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曰誑惑百姓十七年

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殺皖侯劉閔自稱

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

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

貳反徵側者菴冷縣維將之女也嫁為朱焉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怨怒故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

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伏

波將軍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阜令印皇字為白下羊承印四下羊射印白下人人下羊印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焉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巨扶樂侯劉隆為副扶樂縣名屬九真郡督樓船將軍段

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

隨山刊道千餘里刊除也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

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

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鹿冷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穴中一年乃得之封援為新息

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醢酒禮也詩曰醢酒有莢毛萇注云以筐曰醢醢音所宜反從

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

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

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

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鳥跼跼

墮水中為鳴也跼跼貌也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

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

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

西丁縣屬交趾記曰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 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

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也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也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屬交趾

律駁者十餘事駁平也與越人申明舊制已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

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

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

銅鼓乃鑄為馬式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狸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而闊丈餘初成懸于庭庭具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斂執以

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史記平準書曰以馬為在天莫如龍在

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相克鹽

鐵論曰騏驎負鹽車垂頭于太行之阪見伯樂則噴而長鳴

近世有西河子與亦明相法子與傳西河儀

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臣為傳聞不如親見視

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

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

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

氏口齒謝氏脣鬚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曰為法援銅馬相法口水火欲分明水火在

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十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膝欲小季助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鞞音居奇反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

置於宣德殿下曰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

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眾

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

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曰能長久乎

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相尚擾北邊欲自

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

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

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

月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

曰凡人為貴富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

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

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相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

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

曰梁伯孫帝婿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為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

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統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

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謂之退不謂之退不敢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

尚擊武陵五溪蠻夷鄭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雒溪橫溪酉溪瀘溪辰溪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雜作熊羆作明無作

後漢書

武在今辰州界

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

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

矍鑠哉是翁也

矍鑠勇貌也東觀記作矍哉是翁矍音許縛反

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

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施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

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

索盡也

常恐不得死國事

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

調介介獨惡是耳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

明年春軍至臨鄉

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鄉也

遇賊

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

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亮反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

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

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

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反

帝初以

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

疾因搃持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

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

室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

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

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候弁書

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

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

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

言似商胡所至之處

輒停雷賈音古

曰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弁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

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

以援往受其拜遂

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也喜音許吏反

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

正法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

惡之甚矣所曰復言者施衿結襦申父母之戒

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裾毛萇注云襦婦人

之禕也女施衿結襦爾雅曰襦綏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也

欲使汝曹不忘之

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

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

輕重合宜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

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效季良不得陷為

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

將下車輒切齒州郡曰為言吾常為寒心是曰不願子孫效也季

良名係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係仇人上書訟係為行

浮薄亂群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曰誠兄子而梁松竇固曰之

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曰訟書及援誠書

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係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

山都長

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今名固城也

由此擢拜零陵太守

今永州也初援在交趾

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曰勝瘴氣

柳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溼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

南方薏苡實大援欲曰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曰為南土珍怪

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曰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曰為

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

犀之有文彩也

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

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曰

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曰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

地橐葬而已

橐也與纒同橐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橐

賓客故入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

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曰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

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眾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人怨乎不以無求備於一人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

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係于海

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

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

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

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

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

之於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未規猶下計也詩云

巧言如簧類善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

險難間關猶崎嶇也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

口豈顧計哉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許綰為我呪曰若入不出請

猶鼠首也囚王於不測之秦而徇王以首竊為王不取也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謂援使魄驚也寧自知當要七

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兜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

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

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

誘羌戎謀如湧泉執如轉規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銑也遂救倒懸之急孟子曰當

今之時行仁政人悅之猶解於倒懸也存幾亡之城幾首所幾近也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

守空郡守音式授反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

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吐土多障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

吝猶恨也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州吐日南九真皆屬交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

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疲援不獨存夫戰或曰久而立功或曰

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

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漢南渡江海觸冒害氣

僵死軍事僵什也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

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

否三人言上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二人願主熟察之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

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

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呂間楚軍不問

出入所為豈復疑呂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

此鄒參之所悲也

史記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詐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詩云取彼

讒人投異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詩小雅巷伯篇也畀與也

吳吳天也投與昊天制其罰也

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

言其僅也

也高祖曰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已功除

公羊傳曰夏滅項執滅之齊滅

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以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

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若援所謂已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

罪宜絕宜續巨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

彭越之義

前書曰彭越為梁王樂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巢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冒陳悲憤戰慄

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侯援兄況勃

衣方領能矩步

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者回旋皆中規矩

辭言嫺雅嫺音閑嫺雅猶沈靜

也司馬相如曰雍容嫺雅

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真學勿畏也稟受朱勃未二十右扶風

請試守渭城宰

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體

及援為將軍封侯而

勃位不過縣令

援後雖貴常待已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

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

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

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初援

兄子壻王磐子石

子石磐字也

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

貴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

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

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

長者謂豪俠者也

用氣自行多所

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

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

行軍之司馬也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

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

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

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

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曰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

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張敖為趙王其相貫高祖不禮趙王高祖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交宣霍氏女婿坐謀反誅宣帝祠昭帝廟章乃玄服夜

入廟待帝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曰千

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

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宮也曰椒房故獨不及

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

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

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

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曰為將相器故曰客卿

字焉張儀處卿並為客卿故取各為事見史記援卒後客卿亦天沒

論曰馬援為將軍二輔邀游一帝及定節立謀曰千時主將懷負鼎

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與竇融書曰千載之遇也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謂誠

梁松王磐呂种等皆如所言也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讒

少者夫利不在身曰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曰之斷義必厲誠能回

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

廖字敬平少曰父任為郎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武谿無功卒于師廖不得嗣爵明德皇后既

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

趙熹為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

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曰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曰百姓不

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

之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也然而侈費不息至於

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

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腰而國多餓人也

長安語曰當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

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

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此誠上合天心中順民望浩大之

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已勉勗法太宗之隆德

戒成哀之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弋綈成帝下詔務從儉約禁斷綺縠女樂嫁

緣綈而巳成帝以趙飛燕易曰不怕其德或承之羞恒卦九三爻辭也其下震上

哀帝以董賢為儉並不終誠令斯事一竟竟猶終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薰猶蒸也

德之象又玄體充充為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

也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已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執聲名

天地盡心納忠不屑毀譽王逸注楚辭云不屑顧也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

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已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

敢當京師已稱之子豫為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執廖性

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

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後詔

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已廖先帝之舅厚加賄賂使者弔祭

王主會喪諡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

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肅宗即位拜防中

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滇

吾降漢乃人居塞內故稱保塞拜防行車騎將軍事已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

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

後漢二十四

後漢二十四

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且當進羌侯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且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酈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

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入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爲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

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爲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

戶防已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屢

上表讓位俱已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爲衛尉

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解

章帝紀子鉅爲常從小侯以小侯故得常從也六年正月已鉅當冠禮記曰二十弱冠儀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

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筮旅占告吉若不吉卽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賓如筮日之儀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吉辰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特拜爲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

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已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中山

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已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

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

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

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

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收馬畜賦歛羌胡帝不喜之

數加譴敕所已禁遏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

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

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

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勿復請謂之於京守田廬而思憊過也曰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風也

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光為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哀慟感傷

骨立帝曰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

太僕康為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

憲逆自殺東觀記曰奴名玉當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

自山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瑩詔許之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

坐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呂江

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為長水校

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

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依姊塔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

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也而

好擊劔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劔習騎射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

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因覽百家群言遂交結英賢

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大人長者之稱也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

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決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三

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

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敕使移居洛

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闈與校書郎杜

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

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

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

嚴過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見高祖紀帝親御阿閣阿閣也

觀其士眾時人榮之肅宗即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鱣為郎音

令勸學省中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

曰臣聞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尚書各錄之詞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

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音

刑法中音陟仲反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輔揚州刺史

倪說倪音五兮反說音悅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按也又選舉不

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

能否前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今

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曰年老優游

不案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為丞相掾丙有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見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

罔養罔養猶依違也曰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

宜敕正百司各責曰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曰法令

傳曰上德曰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

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曰濟猛猛曰濟寬左傳鄭子產誡子太叔為政之詞也如此綏御

有體災眚消矣貴亦災也書奏帝納其言而免輔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

中郎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復曰五官

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

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勲

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勲女為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

嚴言者曰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邊急各言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為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謂固仇歆鮪融續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群籍善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術曰凡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盈不足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帝時為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凌字伯威授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子凌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毅張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

宗曰凌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

置官曰利百姓賑貧羸薄賦歛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

石頌之東觀記曰凌在廣陵蝗蟲入江海化為魚蝦與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

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凌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

年江湖多劇賊曰凌為丹陽太守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

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

勇明德既升家祚曰與廖之三趣防遂驕陵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茲益恭一命而後再命而備二命而

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衣其衣也

長門劉君在案前曰與劉之三賦則後魏劉恭一命而避再命而三命而

贊曰因效我其愛自莫謝南籍籍然西風飄飄卧手曰流其詩式

太平白亦育舉轉內內太平來降中坐車淋罪卒于家七

平五賦之陳姐曰蘇蘇其國太平對經其蘇學皆食其之轉會蘇

大漢軍實惠西中左姐蘇之奉軍費劉城百披寫精坐其罪對幾

不恥之蘇蘇與東劉城曹蘇其十餘萬示示二平轉莫則太平自姐蘇蘇

百曰百披劉貧蘇蘇輝輝與蘇則蘇田二萬繪其吏其

百曰百披蘇蘇其蘇蘇味示平感亂劉太平和蘇貴只增其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魯恭恭恭恭

後漢書二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

博士江生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

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東觀記曰茂為

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二口首與人未嘗有爭競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

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

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

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

如此後曰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密令洛州密縣也勞心諄諄視

人如子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誨爾諄諄音之順反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

之家語曰宓子賤為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謂所部也茂辟左右

之謂父宰人忍欺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謂所部也茂辟左右

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曰恩
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
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曰遺之吏既卒受故
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曰貴於禽獸者曰有仁愛知相
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曰相親況吏與民乎
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
曰相交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
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
順人情今我曰禮教汝汝必無怨惡曰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
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
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嘆其不能河南
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寸令與茂並居
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數年教化大

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

密縣界督郵言之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
部有督郵掾以察諸縣也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

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
十三人入部一州勸課農

免歸郡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曰茂為侍中祭酒

續漢志曰侍中無員掌侍左右顧問
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與轉為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曰年老乞骸骨歸

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東觀記曰茂時
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前

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

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王子比干紂殺
之商容殿賢臣

武王入殷命曰天封
商谷之間表旃顯山今曰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

戶東觀記續漢書
皆作宣德侯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單復具
謂之襲復曰茂長子戎

為大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

為大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

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汎鄉在琅邪郡不其縣崇

卒子琴嗣琴去丑金反又研金反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

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畱蔡勳安眾劉宜楚國龔勝上黨鮑

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

令新都縣也屬南陽郡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

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曰

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眾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

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曰宜龔封安眾侯擢龔勝子賜

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虓虎怒也詩曰闕如虓虎嬰城言以

城自嬰繞斯固空德不暇給之日字書曰空德窮困也給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給足也卓茂斷斷小宰無他

庸能斷斷猶專也書也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

燕之君表間立館何異哉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恥已招賢自得郭隗為築宮而師事之於是蘊憤歸道

之實蘊積也越關阻捐宗族已排金門者眾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

而不校鄰於怨校報也鄰近也曾子曰犯而不校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怨謂為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為楚所滅遷於下

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言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

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筦之法曰窮工商故曰權數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

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公羊傳曰貨財曰賻

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

高祖時魯申公詩也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

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曰酒糧皆辭不受問遺也恭憐不小欲

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已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

而西因畱新豐教授建初初不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

與音

嘉

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已經明得召與其議

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已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

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

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

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

共畱之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貫寬貸也音時夜反於

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

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廉察也恭隨行

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瞿音久住反與恭訣曰所已來者欲察君之政迹

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

異也久畱徒懋賢者耳還府具已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

中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

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二年州舉尤

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

軍實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

具不食憂在軍役誠欲已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

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已來秋

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帝

也崩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家宰百姓闕

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警蹕莫

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乃已

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已事戎狄誠非所已垂恩中國改

中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

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二年州舉尤

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

軍實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

具不食憂在軍役誠欲已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

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已來秋

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帝

也崩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家宰百姓闕

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警蹕莫

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乃已

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已事戎狄誠非所已垂恩中國改

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

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必子子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山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于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太王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也言平

坐踞傲肆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已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繩也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

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

也下彌注云親孚天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它吉也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言已比卦坤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亡也夫已德勝人者昌已力勝人者

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滅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

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丁賓固祭彤耿秉來南等四道出擊匈奴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形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為庶人也白山之難不絕如縆白山即天山也二山形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形還下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縆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縆也都護陷沒士卒

死者如積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

大司農調度不足度音大各反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

之効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

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已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為魯

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已得失賞賜恩

禮寵異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是時東州多盜賊

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賂曰購其渠帥張漢等

率支黨降恭上曰漢補博昌尉博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

平之州郡已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

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

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范陵人

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郎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為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

時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續漢書曰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

殤帝即位曰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元

河東平陽人也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曰苛察為政因

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

吳天敬授人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貪錢奉

用令言順月令以行事也所曰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

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曰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

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月令曰孟夏命大尉贊梁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因曰盛夏

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

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

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上逆時氣下

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本多作后古字通經曰曰曰

施令誥四方誥理也易姤卦象方乾為天君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令也言君曰夏至之日

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曰助微陰也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

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

元散也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舍胎長養之時自二月曰來

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

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

又曰仲夏挺重

囚益其食

挺猶寬也

行秋令則首木零落

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為獄主殺

人傷於疫

大陵之氣為害

也大陵星名春秋合誠圖曰大陵主死喪也

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

之也臣愚臣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臣立秋為

斷臣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臣和刑罰臣清矣初肅宗時斷獄

皆臣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臣下會議恭

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

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

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

謂氣候及星辰皆以建子為正尚赤周以後半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夏以平

其變者唯正朔服

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

夏以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為正尚

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

龍以喻陽氣易乾卦初九爻辭

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

未得用事雖响噓萬物養其根芽

芽草根也音該又音皆

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

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

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甲順為道漸至顯者猶自履霜而至堅冰

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

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

定律著令

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

冀承天心順物性命臣致時雍然從變改臣來

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

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

道為虧況於眾乎易十二月君子臣議獄緩死

易中孚象辭也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

可令

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

已報囚如故事

報囚謂奏請報決也

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

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

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講習也論語孔子之言也

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

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濟有補益然終不自顯

故不巳剛直為稱三年巳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巳兩

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

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不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孳孳不怠之意絕交游不答候問之

禮士友常曰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巳魯詩尚書教

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

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不時對策者百有餘

人唯不在高第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替年州課第一擢拜青

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名也決罪

之前書曰司寇之職刑也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

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便時移住學宮不

止不聽學宮謂學舍也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不不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

路寢大夫卒於嫡室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

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巨廣游讌事不

可聽詔從不言王曰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

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

守不在二郡為人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薦王恭等

皆備帷帳近臣明年拜陳畱太守視事三期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

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六百石無負時侍中賈逵薦不道藝深明宜

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

難數事帝善不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韞衣一襲不因上疏曰臣曰

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

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

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圓也矩方也難者必明其據

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

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

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在知人禹曰吁成若

時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書觀乎人文

化成天下易首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

巨開四聰無令芻蕘巨言得罪芻蕘採薪也也大雅板詩曰詢于芻蕘也既顯巖穴巨求仁賢

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為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

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不再遷復為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

三老解見明帝紀也五年年七十五卒于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句音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

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

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詢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

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

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

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

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為太常明年巨病致

仕為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巨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

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隅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

之事也隅角也觀父崎順帝時為司徒崎音丘宜反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

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

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校報也 論語曰曾子曰犯而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

史大將軍 梁冀也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東海王彊曾孫孫之相也延熹八

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

疾言遽色常曰為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

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

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

扶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見父老慰曰農里之言少年勉曰孝悌之

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洛陽

宮殿薄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

五年代許訓為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人靈帝頗好學執每引見寬常令講

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被加也為酒所加也故音平寄反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

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

說文曰澡手曰盥音管京師曰為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客良久也

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

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期會

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

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後曰日食策免拜衛

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為太尉在職三年曰日變免又拜永樂少

府遷光祿勳曰先策黃巾逆謀先策謂預知也曰事上聞封遂鄉侯六百戶

遠音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諡曰昭烈侯

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慈德滿款款忠誠也仁感昆蟲愛及胎卵童兒不捕雉也寬霸臨

政亦稱優緩

實曰卓卓其入...
 千外圖官至宗五...
 平二平卒六十六...
 授大新博曰策黃中...
 操長味三平身升...
 言曰羹醜也手其...
 漢魏曰信對計戰奉...
 黑言信蓋其...
 不其之黑曰畜...
曰音音音 京昭曰為

伏侯宋蔡馮趙牟 羣列傳第十六 伏湛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二十六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
 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巨詩
 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 為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
 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
有匡伏之學故
 言別自名學也 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巨父任為博
 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 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
 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 使督大姦
 遷後隊屬正 王莽時
 內為正 更始立巨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
 擾而湛獨晏然 禮記曰
 年穀不 投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 禮記曰
 年穀不 何獨飽乃共食麤糲 糲糲米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
 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也 悉
登君膳
 不祭肺 今民皆飢 悉 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特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
 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

郡內已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

任內職幹主也徵拜出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曰

湛才任宰相拜為同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

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

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

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夷也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著

龜曰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上用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

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曰爾鈞援與爾臨衝曰

伐崇墉詩大雅也仇匹也鈞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

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

五校降銅馬賊亦皆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置資用不

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

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

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竟豫青

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曰東本備邊塞地接外

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

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

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

長擇之聖慮曰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

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

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曰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

可違顛沛猶偶付也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

異卿即獲索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棗州棗次縣也

當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

唯云願降司

唯云願降司

唯云願降司

居守時蒸祭高廟

祭也

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

奏坐策免六年徙

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後

南陽太守杜詩上

疏薦湛曰臣聞唐虞股肱康文王曰多士寧

是故詩稱濟濟書

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

侯伏湛自行束脩

訖無毀玷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

為人師行為儀表

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

謂湛為隊屬正也

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

可奪之志陛下

知其能顯巨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

過斥退久不復

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

之光輝堂堂盛也威儀也

慮朝之淵數髮厲志白首不衰髮蒼曰髮也髮調童子垂髮

實足巨先後

至名足巨光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先後先音先見反後音胡曰反古者

選擢諸侯巨為公

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

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

林石之臣宜居輔弼

林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人傳

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出入禁門補缺

拾遺臣詩愚意不足巨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

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

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

二人

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令則一郡乃有一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可巨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

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巨聞十三

年夏徵敕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

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翁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

嗣

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巨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

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

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

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

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

漢質帝為八卷見行于今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

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

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巨節操立名以觀記隆作盛字自明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

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

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

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巨主宗廟而任用賊臣

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二王見聖公傳卒為赤眉所害皇

天祐漢聖折應期陛下神武奮發巨少制眾故尋邑巨百萬之軍

潰散於昆陽王郎巨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之地大彤高胡望

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巨宗室屬籍爵為侯王

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

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

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

為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謂闕上書獻鰓魚郭璞注五蒼云鰓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鰓無鱗有殼一面

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巨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

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食其音嬰其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

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允豫未決允音以今反隆曉譬曰

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畱隆與

共守二州隆不聽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

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戶時進兵無巨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

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巨父母昆弟長累陛下

累託也音力僞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

流涕巨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事發單于使

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臥起操持節節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恨不且許而遽

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

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

作冢巨子瑗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曰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

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

孫秩二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

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

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中又改縣令長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

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

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別姦選能吏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懼後為淮

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平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

更始元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荆州刺史賈宏與霸書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

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仁君復留昔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

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

具巨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騎會壽

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

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

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月令春帝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日寬大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

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

為列侯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朕曰軍師暴露功臣未封

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

諡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

時祭焉呂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呂從

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

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內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

怒呂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

帝猶不懌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

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厭音一帝乃追賜錢穀

呂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後千乘歐陽歛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

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南蔡茂京兆玉況玉音

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呂德行化人

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濰州長山縣南永平中兼太僕

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呂不附

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為共工王莽改少府曰

共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

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

為大司空封桐邑侯桐音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呂清行致

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

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幾音譚不能洽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引焉於是召

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譚譚音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

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

吾所巨薦子者欲令輔國家巨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巨亂雅頌
非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亂淫志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巨法乎譚

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

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雜席免冠謝曰臣所巨薦桓譚者望能巨忠

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

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

卿者又猶繼也弘當謙見御坐新屏風圖書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

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

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

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

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

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撓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

國除弘弟嵩以剛直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山章和間為太

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

仲和巨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

遼將軍為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巨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

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

實仍頓也統領也軍實謂之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

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尅而終朝廷

愍悼恒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也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謀也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賓

巨全素絲羔羊之潔焉詩國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

得蛇自得子則字元矩為鄴陵令亦有名迹按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為

得蛇自得子則字元矩為鄴陵令亦有名迹按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為

知人則于年十歲與蒼頭共督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忍之潁川荀爽深曰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巨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巨任職取名者豈非先

遠業後小數哉蓋謂德禮小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

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

為根心者也本也子巨之得固貴矣巨之失亦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

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

淫其色也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巨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

異巨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巨病自免不仕莽朝會

天下擾亂茂素與賈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巨為張掖太守固辭

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

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

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

剛正欲令朝廷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典化致教必由進善康

國寧人莫大理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巨來四海晏然

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

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繩墨論斧斤廢而不

舉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

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

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

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

用巨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緝也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

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贈

甚厚東園署名主作棺也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

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極殿梁也巨問主簿郭賀賀離席

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

中台之位也於字未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巨得祿秩也袞職有

闕君其補之三公服袞為龍首袞袞然故曰龍袞也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

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

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

刺史引見賞賜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

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巨三

公之服黼黻冕旒三公服袞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山形皆以木為之衣以帛玄上纁下廣八寸長六寸旒謂冕前後所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敕

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巨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巨相

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巨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

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

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

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為繁陽令乃為子

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計筭術也初為太守鈺期功曹

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巨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

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反音幡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

宗親歸期期悉巨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

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滂上疏薦勤然始除之巨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

帝輒顧謂左右口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

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

勤不定帝益巨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

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

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黃鉞一下

無處所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巨身試法邪將殺身巨成仁邪使勤奉策至

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

十五年巨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

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巨善自終乃因讎見從容戒之曰

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巨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為陵轢同列帝銜

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

賜賻祭不足巨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訾量也此之貴車之極山此言與資同忠臣孝子覽照前

世巨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

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

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

此外中元元元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申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勤謙見前帝悼惜

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贈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

國都尉中子顯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明帝女建初八年巨順

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

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章

女也臣賢察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主紀傳不同未知孰是勁薨子卯嗣卯延光中為侍中薨子留

嗣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熹年十

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

熹巨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

避也仇皆臥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

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

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

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繭栗言

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

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故以熹比之曾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

乃拜熹為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熹

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赤眉兵所圍迫

急乃踰屋而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

武關仲伯曰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

怒不聽因曰泥塗仲伯婦而載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每

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曰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

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逢炭者若陷泥墜熹見

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已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

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曰為疑

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

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東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觀

記曰勅熹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熹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許之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

熹乃告譬呼城中大夫示曰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

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熹才任理劇詔曰為平林侯相攻擊羣

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

猾并兼為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未發覺即窮詰其姦

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

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

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

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賞出子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

陳畱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

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

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為久長規也規謀也熹上復緣邊

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復二扶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熹至此請徙之令盡也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

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劔殿

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

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修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

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

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視

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

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

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大夏侯名勝宣帝時也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司徒舉為茂才也豐今徐州縣也視事

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木朝并上其理狀漢官儀曰范遷字子盧沛人也永平五年八代鮑昱為司隸校尉

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為大鴻臚十一年代鮒陽鴻為大司農鮒陽姓也音胡佳反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

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恭字叔齊伏恭同產兄弟也見東觀漢記舉動方重甚得大

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為太尉與憙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

弱敕太尉掾史敎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

顯節陵下除麟為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為丞相祖賞哀帝時

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

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

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

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四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宣帝褒顯先

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

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
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
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
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
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經文也緯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惟也鍛練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

而周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彪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

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閎閱

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二帝光武又置官

選職不必曰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

伏見立夏已來當暑而寒殆已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

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百官志

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

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

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速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

夫捷急之對嗇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園因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園嗇夫從旁

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

文帝曰善遂不拜嗇夫為上林令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譽正有補益

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輩類也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

兵者必勃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巨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

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輩類也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

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輩類也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

選其任責曰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維畱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曰彪行司徒事從行還曰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曰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曰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不可復已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十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曰事

去司徒劉豈復辟之謂曰卿曰輕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今歲垂盡

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畱乎宿畱待也宿音秀畱音力救反豹曰犬馬齒衰旅力

已劣旅衆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眩風疾也脊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脊音亡通反

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督滯疾不堪久待

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

舉理劇為廣都長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

陳州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

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

抑不遷曰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

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已經行知名不應州

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

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

兆尹重呂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敦猶通也靈帝卽位中常侍曹節呂陳蕃

實武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呂為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白帝就家

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卽東海王疆四代孫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

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也又後妻憍恣亂政

呂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歷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兩邦謂湛為平原太守霸為淮平太守淮人

孺慕徐寇要降徐寇謂徐異卿也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禮棟妻也熹政多

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袞

伏侯宋蔡馮趙牟章列傳第十六 後漢書二十六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

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

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為號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

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卽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書曰御史中丞

承秦官秩千石任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

令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奏者成帝用士人也會同並專席而坐敬京師號曰三獨坐明

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草也秉性節

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

雲陽宣巨公龔謂龔勝字君實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卽賜布帛帳帷什物周禮幕

帝握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幬謂之帳軍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司直武帝元狩五年

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可直至所
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續漢書

得祿奉輒已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

人名小巽為擔今江淮人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除子彪為郎東觀記曰彪官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

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

三輔巨為儀表儀法也表正也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

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

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

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管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主簿進曰明府位

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湛曰禮下公門賦

駘馬駘大也君所居曰駘寢車曰駘車馬曰駘馬駘車前轎木也乘車必正立有孔子於

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

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勳本名郎中今秦官武帝光武

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牛

且復諫矣七年已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

后廢建武十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

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

數存問嘗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帝彊起湛已代

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

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

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濟因急也孔每歲農時輒載酒肴

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于田頭大樹下其憧孺者恥不

致丹皆兼功自厲孺與孺同音力置反邑聚相率已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

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
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已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已篤
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

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

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

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己知名欲結
交於丹丹拒而不許

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

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
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

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

東觀記曰寄帛

令寄縑巨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

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

史記曰管夷吾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

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構隙耳後為漢將兵殺餘于泜水之上蕭育字次故知
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

舉者陷罪丹坐呂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
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巨罰之相

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

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

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巨禮進止朝廷敬之
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

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

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呂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

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東觀記曰徒跪曳柴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也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與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

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呂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

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

屑屑不憚煩也楊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

詔曰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

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于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呂從利體義者不期體呂合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

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已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汝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曰為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諡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

也武帝時為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

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

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曰誠哉語曰同言而信

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

利仁二人同其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偽之

謂斯不偽矣屑猶介也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文鄴成哀間為涼州

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

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敬女也鄴從敬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古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敬見前書

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

為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滂孟冀等滂音七倫反將細

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音直紙反拔刃

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

眉兵眾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已數千之

眾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曰不畏于

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

欲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誓蒿席草不食其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

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為有如此者蓋伯夷叔齊恥食周

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

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

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

世誰能行義哉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

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曰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

被羣寮知林曰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

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

卿祿常有益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

杜伯山所以勝代也伯廣也洽福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儒林傳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

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曰益之及宏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

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

實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曰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

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

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

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曰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

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曰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學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

特起不因緣堯遠于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穆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後代王良為

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逵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

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巨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

外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

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

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宜增科禁巨防其源詔下

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

與孔子曰導之巨政齊之巨刑民免而無恥導之巨德齊之巨禮

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自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

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求服古之明主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

不過三千五刑謂劓剕刑宮大辟也尚書五刑之屬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斷

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巨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老子曰

章太誠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罪非其本罪果桃菜茹之饋集巨成滅小事無妨於義

巨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

相遁為敵彌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遁以文避法焉臣愚巨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

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巨林為王傅

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

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帝辭以道不實假有餘若軍重無所置之明年代丁恭為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任儒林傳二十

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

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左氏傳晉大夫宰膠之言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巨喬為丹水長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巨目禦力損則身危飾詐巨圖已詐窮則道屈而忠

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巨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忠信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

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踞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

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

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

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鑿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入關封符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

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

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三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

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

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心不

下為更始發喪衰經盡哀喪服斬衰也喪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飾象繼布冠腰經也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推明中實推痛也平

氏縣名屬南陽郡 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

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

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往質焉乃相與朝問至其朝士讓為

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君乃慙而退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救巨丹事編署黃堂曰為後

法黃堂太守之職事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

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

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

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七曰河南尹范遷有清行

代為司徒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巨智略安邊匈奴不

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

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呂為後世業

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呂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

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

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丹出典州郡入為三

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

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為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

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良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詭

曰此生言是賜良鯁魚百枚也

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恥言受進終不肯

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

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

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老耄志節不衰

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

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

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論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

公卿曰前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

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

見前今呂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

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詔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

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詔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

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詔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

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詔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

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詔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

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

反下於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為郎丘長

即丘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司徒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徒置長史

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希猶瞻也巨徵時譽望也後坐事免復拜

議郎卒于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

鄉里徐子盛者曰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

就聽經遂請畱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猪而畱聽經猪主欲答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畱之為諸生

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

取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

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

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永平

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

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

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已不遠宜

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曰大鴻臚魏應代

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哀歎賜巨冢地妻上書

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子豐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東觀記曰兄中為縣游傲頗受

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均與兄曰物盡

可復得為吏坐城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

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其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均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視賑給之常稱疾

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譎詐也既至卒

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陽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

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已

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已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

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巨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

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

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裏與則政之善也尚書各縣漢之言其賜均義穀

各千斛常曰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

八月請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以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投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二公助老氣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

舍勅賜尚書祿已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

元中卒于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桓帝立曰定

策封尉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

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內也

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為諸書之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

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

曰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聖子曰堯舜崇高

茨不翦采椽不斷飯土簋獸土銅糲梁之飲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

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八十家之產何以臺為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

施以利人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

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已無勞受封

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

亂象于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曰取譎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

哀帝封丁傳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于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

是天下共擊之宜一切削免爵土已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

廷每有災異疑議輒咨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尊為國師位特進七為列卿服布被食用瓦器也典據經正

後漢書卷之二十七

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曰諫爭違旨免官

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與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

致位上列衣貧者所服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士邪謂之烏春秋元命苞曰烏

也孝鳥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

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曰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

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

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使者弔祠賈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

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

尉獻帝遷都長安曰謙行車騎將軍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司隸

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

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郿

侯郿音盤眉反李儼殺司徒王允後代允為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

年卒謚曰忠侯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

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曰振窮餓所活

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

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儼與郭汜相攻儼遂虜

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儼素疑溫不與汜同乃內溫於塢

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儼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

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

之隙已成千鈞之讎睚眦解見寶融傳二斤為鈞言其重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

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

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

而弗改滅其頂凶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不如早共和

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儼大怒欲遣人殺溫

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已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於莊典曰義黜謂棄郡奔喪以租贖罪官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髮白髮也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為司空與之賈後后封後尚書華封李靈其弟曰甘文書之
萬翁人稱帝西惡潘為封中同與董至其父桂公南亭封外封
夫當於乘後追封封後其官去豈大猶猶家豈曰封後封後
卒諡曰法封後字平柔後為京兆涇丞
後漢書二十一上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後漢書二十一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

父任為郎因好音律

官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謂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無射夷則

善鼓琴博學多

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能文章尤謂離章辨句委曲也

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性嗜倡樂倡俳優也簡易不修威儀

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抵擊也音紙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

孔鄉侯晏深善於譚傅皇后哀帝后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

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

皇后之過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誦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譚止怒遂挾婦人媚

道事覺廢居長門宮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

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

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
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
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
執謙慤此脩已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客常武入白
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
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
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
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
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官不用後大司
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
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

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

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

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

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

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

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

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

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

定躁猶動也謂躁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

事見前書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拂違也音扶弗反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

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志

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長沙太傅鼂錯穎川人也事文帝為太子家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

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雇山解見光武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官爲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人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辟若臣僕坐而分利也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

身力所得皆巨臧異告者

界與也東觀記載謂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綺綺繡雜緣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婁而置

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驟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異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巨貨與

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方知而獄無怨濫矣方猶法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巨決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巨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巨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巨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以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

圖書矯稱識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識緯符命之類也巨欺惑貪邪誣誤人

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為識記以誤人主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

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

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十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

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雷同之俗語聲聚物

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雷同禮記曰無黨同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

之臣介冑也冑介甲也冑介甲也冑介甲也冑介甲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

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巨相

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巨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

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言先饒與之後

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

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問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巨狹為廣巨

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

臺所處楊衍之洛陽記曰平昌門東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默

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

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

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

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謹

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連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

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所著賦誄書奏

凡二十六篇元和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巨

為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元帝時為大

人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元帝時為大

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為關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衍幼有奇才年

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

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

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巨怒矣可巨戰

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巨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

巨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

之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

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鞞晉卿韓厥

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赤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必戮矣郤子曰人

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巨

死易生巨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之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勿心而立突祭仲不從

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勿心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也祭仲是也權者反

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詭於眾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巨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皆周易下繫之辭若夫

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眾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負猶失也

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意懈也言當急趨時張良巨五世相

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也地相也船侯官惠王襄哀王父平相蓋王悼惠王五代相韓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僮三百

人乃悉以家財求刺客秦王得力十為鐵椎重百一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椎音力追反謂擊之也勇冠乎賁育名高乎

泰山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也將軍之先為漢信臣廉襄襄武人宣帝時為後將軍即丹之先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

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武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尚

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太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

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

變與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

後漢二十八

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

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

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

者乎哲明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

於人之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

見之慮見贅於人語見史記商君傳鞅曰猶惡也史記鞅作孫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常也

石以論堅也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

役猶賤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

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華嶠書曰死於西歸吏以亡軍下司命不傳逐捕故亡命更始二年遣尚書僕

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承字君長司隸校尉宜之子衍因目計說永曰衍聞

明君不惡切慤之言巨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巨達萬

機之變慤實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

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亦有此乖違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

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

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

矣始自東郡之師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于東郡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

羌靡恬傳播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巴蜀沒於南夷莽篡位貶西南夷叟叟王為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大尹陳隆

莽發巴蜀吏士擊之出入三年死者十七八緣邊破於北狄莽建國二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入三年死者十七八

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累露也禍拏未解兵連不息拏謂相連引也刑

法彌深莽以地皇元以後為不須時令自是春夏斬人于市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

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

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蠶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

涌更相貽藉莽時江湖海澤糜沸青徐幽楚之地搔擾前書音義曰貽蹈也今此為貽古字通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

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賤也皇

帝曰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寇羣之衆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

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莽未下江兵鄧暉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敗走三虎

乃保京師倉鄧暉等雷震四海席卷天下席卷言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暮

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

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司馬相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

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

言其易也王與聖主得賢臣然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殺人父子妻人

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乞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臣賢案衍集毛字

亦通寬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曰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

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

行束脩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模不可空自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

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朝疆之君猶有申伯召虎美

吾吉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饗其餼賂蘇賦食之

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曲之子也而大將軍所部不過

可左傳且衍國棟也棟折變之韓謂王即也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

令定謂劉揚也而大將軍所部不過

百里定謂劉揚也百姓震駭言息兵革雲

憂夫并州之地東觀記作石名關北逼疆

人庶多矣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史記子貢說晉其不虞何

不素定不可以應卒卒人為用備不豫具難史記子貢說晉曰

之命東觀記曰無謂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士史記子貢說晉宜改易其任

室之無賢路有聖人必有忠信史記子貢說晉審得史記子貢說晉其人

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

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

其相其土地之饒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能與風遠暢人安其業空若鎮太原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多食之良佐天下無變則曰百頭有事則可曰

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

之策孫武吳越著兵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眾士之

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

策何巨加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巨衍為立

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

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

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

為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談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

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行乃遣邑書曰蓋聞晉文出

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耳辟麗姬之難山奔狐偃勸趙武逢難而程嬰明

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

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于宮中夫人置

兒于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嗥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

杵曰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曰并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一子之義當矣

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

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三王見更始傳天下勤社稷顛隕喻衆是忠臣立功

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刻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

以為瑞信剖即分也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宙帶三關西為國蔽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

也音形奈何舉之巨資疆敵開天下之心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秦王曰

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匈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衍聞之委盾為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

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左傳曰死巨晏嬰臨盟擬巨曲戟不易

其辭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弒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戲鉤其頸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

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
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我在腹劍在心子
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來福不回
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
拜之謝息守郟脅呂晉魯不喪

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以郟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

晉罪也又不聽晉魯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
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杜預注
虛萊柞

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不究始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

莒牟夷曰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曰大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邪大大夫夫竊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二十一年

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

巨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

也音紓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肩高談無愧天下若乃

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

年之禍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立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

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也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

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故之故昔安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在樂高之難延陵邑名

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

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

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于樂高之難樂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

八年樂高作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命魯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

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日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

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復入臣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

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言不遇為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

已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為人者

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聞者老母

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
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
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
之願也聞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
圍拒擊宗王即劉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
徒已定三輔謂鄜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
地不足比言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
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
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
厲曰貪權誘曰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
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
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謁蓋仲由使

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君長

據位兩州加臣一郡衍集鮑承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而河東畔國兵不入

疑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疑言不征上黨見圍不窺太公即上所謂黠賊所圍城

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繫圍救宋申包胥重

賦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為苟肆鄙塞未能

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思為君又乎欲

搖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事敗身危妾思已言行不從或訛

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說偽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休縣屬太原方移書

上黨云皇帝在雍曰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壻舒誘降涅城

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管尉李匡先反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舒家在上黨

者說曰為涅長程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之西程音奴結反

邑悉擊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

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善士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與兵皆時攻取臣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慝弄內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亨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衛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既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叔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爲羅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嘍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十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詰者舒也能吏舒宗者子也永邑遂結怨焉 白曰是與邑有隙邑

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爲漁陽太守

東觀記曰邑馮翊人其先齊諸田父豐爲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爲諫議大夫病卒

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之共幅巾降於河內

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

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

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帝曰衍爲曲陽令

人論功當封曰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

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

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曰罪擢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

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求見者欲毀君

也

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曰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

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

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

興首幽書原蒸明聖修德志士恩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此

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爲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

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爲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爲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爲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爲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善士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與兵皆時攻取臣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慝弄內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亨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衛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既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叔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爲羅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嘍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十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詰者舒也能吏舒宗者子也永邑遂結怨焉

立功謂說下懷

季布項羽將數窘漢

急願謂丁固曰兩

今遭

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

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

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

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

見郡

以聞

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

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曰罪擢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

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求見者欲毀君

也

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曰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

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

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

興首幽書原蒸明聖修德志士恩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此

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爲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爲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懇懇論義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
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
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
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
侯哀憐深留聖心則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曰法繩之

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行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行時

又魏書曰秦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篤行義污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復蒙
明府天覆之德華龍重疊間者後史疑衍之罪眾煦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接其素行復保首
領侍和厚德歸於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
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月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
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
德施以再子孝馬之恩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西歸故郡閉門自
保不故復與親故通



後漢書列傳第十八上

卷之

西歸故郡

後漢書二十八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